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羣書考索後集卷五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寶汝翼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徐步雲

謄錄監生臣郭文懿

欽定四庫全書

羣書考索後集卷五十三

宋 章如愚 編

賦稅門

田賦類

論語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飢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左傳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丘亦足矣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禹九等田賦

冀田中中賦上上錯田第五賦第一錯出第二之賦

充田中下賦貞田第六州第九賦正欲九相當

青田上下賦中上

田第三賦第二

徐田上中賦中中 田第二賦第五

揚田下下賦下上上錯 田第九賦第七 雜出第六

荆田下中賦上下 田第八賦第三

豫田中上賦錯上中 田第四賦第二 又雜出第一

梁田下上賦下中三錯 田第七賦第八 雜出第七第九
三等

雍田上上賦中下 田第一賦第六人功少

按冀州賦上上田中中差四等蓋冀帝都也百物所聚
事事皆出於此所以賦特重於他州兗州田中下賦貞等

九作十三載乃同者兗州水患最甚禹八年於外惟此州十三年乃與諸州同賦孔氏謂禹當水初平制賦各隨其力後必漸增不知禹於地平天成之時人工未盡修地力未盡闢制為貢賦之定法後雖人衆地闢賦不加多藏之於民以均裕民之政與後世俗括隱田之類異矣

禹貢定田以九等賦亦有九等賦之高下不與田伯當說者謂地有定宜而人无常功田上而賦下者人功廢

也田下而賦上者人功修也審如是則禹之賦亦隨宜
取之而已豈其以為定法哉九等之賦後世莫不相時
而變通豈不為民害歟龍子曰治地莫不善於貢傷其
法之弊也大禹之貢法雖曰校數歲之中以為常而禹
行之蓋自有道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
吾何以助以此推之當禹之時貢法既定而又有巡狩
之禮以省耕省斂問其疾苦休戚而觀其年之豐凶厚
薄以補其不足助其不給何不善之有

禹九等貢法禹別九州任土作貢注任其土地所有定其貢賦之差

究貢漆絲篚織文

青貢鹽締海物惟錯岱畎絲枲泉鈆松怪石

徐貢土五色羽畝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蠻珠暨魚厥篚玄纊縞

揚貢金三品

金銀銅也

瑤琨

美玉

篠簜齒

象齒

草

犀皮

羽

鳥羽

毛旄牛尾

惟木

棗楠豫章

厥篚織貝

織絹紵貝

水物

厥包橘柚錫貢

錫命乃貢言不常

荆貢金三品柀

木名幹

柘也枯

柏葉松身曰枯

柏礪

砥

礪於礪皆磨石也

砮砮石中矢鏃

丹朱顏惟箇鎔美

竹柂中矢幹

三邦底貢厥名

三物皆出雲夢之澤

近澤

三國常置貢之其名天下稱善

包橘柚也

匱匱也

菁菁

以為菹

茅茅以縮酒

厥篚玄纁

此州染玄纁色

善故貢

之璣珠類組綬類

九江納錫大龜

尺二寸曰大龜

豫貢漆枲緺紵筐纊繡

細錦也

錫貢磬錯

治玉曰錯

治

磬錯

梁貢璆 玉名 鐵銀鏤磬熊羆狐狸織皮 貢四獸之皮
織金罽

雍貢球琳 皆玉名 琅玕 石似玉

禹貢一書有貢有賦賦出於田而貢則因地所有而不
責其所无非賦之外又有貢也

周官角人羽人以齒角

羽以當邦賦亦此意故其書總謂之貢孟子曰夏后氏

五十而貢蓋以田賦亦謂之貢也然而八州皆有貢惟

冀州无貢以畿內王之所食時歛其賦而曰非所謂貢
也邦國有歲之常貢春入貢是也是以禹貢之言五服
其畿內五百里謂之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銌三
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皆謂田賦輕重之別
也其外侯服綏服荒服則不言賦蓋取之諸侯而貢之
天子天子有常法以受其貢而已 所謂貢者皆隨地
之所產如揚之橘柚荆之大龜必待錫命而後貢示非
常用之物其取田賦皆不過什一此虞夏貢賦之大略

也

禹五服之圖

禹定九州量遠近制五服任土作貢分田定稅十一而

賦萬國以康故天子之國內五百里甸服為天子服里

田百里賦納摠禾藁曰摠供飼馬二百納銍銍刈為禾

總三百里納秸服秸稊也服稊役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所納精者少麤者多

其外五百里曰侯服侯也斥侯而服事百里采供王

事不王一二百里男邦

男任也

三百里諸侯

同為王者

斥候

又其外五百里曰綏服

服王者之政教

三百里

揆文教

度王者文教而行之

二百里奮武衛

奮武衛天

子所以安也

又其外五百里曰要服

要束以文教三

百里夷

守平常之法

二百里蔡

蔡法也法三百里而差

簡

又其外五百里曰荒服

言荒又簡略

三百里蠻

以

文德蠻來之不制以法二百里流

流移也言政教隨其

俗

商助法

殷以天子之地百里之內以供官千里之內曰甸以為
御千里之外曰流設方伯以為屬公田藉而不稅七十
而助是以其求也寡其供也易降及辛紂暴虐厚賦以
實鹿臺大斂以積巨橋

周武王貢法

武王伐商而有天下發其財散其粟於是分九畿

侯畿貢祀物

甸畿貢嬪物

任嬪以女事貢布帛

男

畿貢器物 任工以飭材事

采畿貢服物

絲繡也

衛

畿貢財物 遷貝之具

蠻畿貢貨物

絲采

鎮畿

番畿以其所貴寶為贊

成周國中之征

司徒之職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
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任之其
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
歲時入其書

成周任地之法

凡任地國宅无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无過十二唯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凡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无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不毛謂不樹桑麻也罰以二十五家之泉空五者罰以三家之稅夫稅者百畝之稅凡稅者出士徒車輦給繇役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十之數以任其力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

成周任民之法

任農以耕事貢九穀 任圃以樹事貢草木 任工以
飭材事貢器物 任商以市事貢貨賄 任牧以畜事
貢鳥獸 任嬪以女事貢布帛 任衡以山事貢其物
任虞以澤事貢其物

成周立賦稅之名

因其比鄰以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
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凡役人歲不

過三日任其土所以紀地宜也分五服設九畿所以別遠近也五人為伍所以知衆寡也因井廬以定賦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人也賦謂供車馬兵甲七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稅給社稷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皆因其所工不求其所絀農人納其穫工女効其職是以黔首安本而易瞻農足而工有餘也

成周九賦九式九貢之法

周公作周官而理財之法益詳以九賦歛財賄

邦中郢

邦甸

家削

邦縣

邦都

關市

山澤

幣餘

以九式均節財用

祭祀

賓客

喪荒

羞服

工事

幣帛

芻秣

匪頌

好用

以九貢致邦國之用

祀貢

墯貢

器貢

幣貢

材

貢

貨貢

服貢

辟貢

物貢

皆屬於天官冢宰小宰致邦國九貢九賦九式之貳以
均節財用又有太府受其貨賄之入凡頌財以法式授

之外府掌邦布之出入以待邦之用內府掌貢賦之貨
賄以待邦之大用職內則掌邦賦之入職歲則掌邦賦
之出其理財之官可謂衆矣

貢助徹之名

孟子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
其實皆什一也 古之取民貢助徹三法而已校數歲
中以為常是為貢一井之地八家皆私百畝同治公田
是為助不為拘俟歲之成通以什一之法取於百畝是

為徹 吕東萊

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徹者
徹也蓋兼貢助而通也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八家皆私
百畝其中謂公田所謂九一而助也國中什一使自賦
則用貢法矣此周人所謂徹也

魯宣稅畝

魯宣十五年初稅畝公羊傳曰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
履畝而稅也初稅畝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履畝藉古

者曷而稅也何譏乎始履畝而稅古者什一也為什一而藉什一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而頌聲作矣左氏之非私也杜預云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取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遂以為常故曰初

成公丘甲

左傳成公元年三月作丘甲

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

邑四邑為丘十六井出戎馬一疋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三頭甲士三人

步卒七十二人此旬所賦今曾為齊難議重斂

哀公田賦

哀公十二年春用田賦

田謂一井之田賦者歛取其

財物也言用田賦者漢家分民賦以田為率矣言井

者城郭里巷亦有井鹽悉賦之禮稅民公田不過什一

軍賦十井不過一乘哀公外慕強吳空盡國儲故復用

田賦過什

魏文增賦

孝公十二年，初為賦納商鞅說壞井田開阡陌制貢賦之法。

始皇收大半之賦

始皇建守罷侯貴以自奉，提封之內，撮粟尺布。一夫之役，盡專於已。徂春歷秋，往還萬里。是所得者至寡，所失者至大。人用無聊，海內咸怨。夫夏之貢殷之助，周之藉皆十而取一。蓋因地而稅，秦則不然。舍地而稅人，故地數夫盈其稅，必備是以貧者辭賦役而逃逸，富者務兼

并而自若加之以內興功作外攘夷狄收大半之賦發
閣左之戍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政猶未足以贍其欲
也二世承之不變其失反更益之海內愁怨遂用潰畔

漢田租

田有租非古法也自阡陌行而田始有租矣秦初收天
下大半之賦漢氏興而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民於是十
五稅其一文帝世始時行賜租之令至十三年之六月
乃盡除而不收焉及景帝元年始行半租之令至其明

年則又有三十稅一之令矣故終漢家皆三十稅一者
自景帝始乎其後雖有權益田稅之說而竟不行然亦
哀世之政歟要之漢田大率以寬租為意故流民免而
新田則稍入運租之民又時貸焉若夫田租之外又有
藁稅又有計百物之銖兩則其弊政也

十五稅一減田租十五稅一鄧展注曰漢家初十五稅
一儉於周十稅一也中間廢今復云也如淳曰秦作阿
房之宮收大半之賦遂行至此乃復十五稅一師古曰

鄧說是也

惠紀

漢興民失作業天下既定民无蓋藏

高帝於是輕田租十五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

賜租文帝二年詔云今茲親率羣臣農以勸之其賜天

下民今年田租之半十二年詔曰且吾農民甚苦而

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八年農民田租之半並文

紀宣帝甘露二年賜民无出今年租本始元年五

月賜天下租稅勿收並宣紀

除租文十三年六月詔曰農有租稅之賦其除田之租

稅文紀 景帝元年令半田租 本紀

三十稅一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也食
貨莽下令曰漢代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疲
癃咸出而豪民分田却假厥名三十實稅五也

權益田園稅成帝賜方進朕惟往時之用與今一也君
不量多少奏一切增賦稅城郭墮及園田過更張晏注
曰一切權時也墮城郭旁地園田入多益其稅也翟方

進傳

貲不過三萬免平帝時天下民貲不滿二萬及被灾之
郡不滿十萬勿租稅

行所過免元封元年行所巡至博奉高蛇丘歷城亢父
民田租逋賦貸已除 四年賜汾陰夏陽中都三縣及
楊氏毋出今年租賦太初四年夏四月赦天下行所過
毋出田租

本紀

神爵元年詔賜行所過毋出田租

宣

紀初元四年三月幸河東祠后土所過毋出租賦 永
光元年幸甘泉郊泰畤所過毋出租賦

元紀

永始四

年幸河東祠后土賜所過毋出田租成紀

初郡免武帝時初置郡十七以其故俗治無賦稅食貨
灾郡免元帝時于定國爲丞相責以職事曰民田有灾
害吏不肯除收趣其租以故重困定國傳 昭帝即位

二年秋八月詔曰往年灾害多今年蠶麥傷毋令民出今
年田租昭紀 本始三年大旱郡國旱甚者民毋出租

稅宣紀 四年詔地震破壞甚者勿收賦租 元康二

年五月詔令郡國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稅並宣紀

初元元年關東穀不登民多困乏令郡國被災害甚者

毋出租稅 二年詔郡國被地動灾甚者毋出租賦並

元紀

建始元年十二月郡國被灾什四以上毋收田

租 成紀

哀帝詔他郡國灾害十四以上民貲不滿十萬皆毋出今年租賦 平帝時天下被灾之郡不滿十萬勿收租稅 本紀

給軍免二年蜀漢民給軍事勞苦勿復租稅二歲

假田免初元元年江海陂湖園池屬少府者以假貧民

勿租賦

新田稍入武帝時河東渠田廣予越人令稍入稍漸也
貸逋租成帝建始二年諸逋租賦所振貸勿收又河平

四年成紀

藁稅已奉穀租又出藁稅貢禹傳

田稅外有雜稅除其租銖之律師古曰租稅之法皆依
田畝不雜計百物之銖兩貢禹

漢山澤園池稅

古者山澤與民共財而臺池苑囿之與民共樂芻蕘雉兔皆得以往者亦以天地之財非人主所得私也而所謂虞衡之設者要以理之使不喘生之使不息以為天下不可勝用而已此所謂禁民為非之義也舉而稅之其自戰國之君始乎殺郊闢之麋鹿如殺人之罪據天地位之有以私人主之身而又立法以征之與民共財此意其替矣哉漢之山澤園池之租本以給供養而少府掌之其後倣古虞衡之意而置水衡方始取少府之

所謂山林苑囿之稅而付水衡以平之然他日猶有江海陂池屬少府者而海丞果丞猶掌之於少府之下則亦盡之也惟文帝時稍弛其賦而後世猶有增益其稅而故為六筦之令其增預行廢固有時節

少府掌山海池澤稅百官表少府掌山海池澤之稅以給供養師古注曰大司農供軍國之用少府以養天子也山林池苑稅水衡都尉應劭曰古山林之官曰衡掌諸池苑故稱水衡師古曰衡平也主平其稅入又曰

水衡掌山林苑池

海丞果丞平帝時置少府海丞各一人師古曰海丞主
海稅果丞主果實

弛賦文帝時六年大旱蝗令諸侯無入貢弛山澤取
出澤者有稅初設六筦之令諸采取名山澤衆物者稅
之王莽

魏武帝初平袁氏以定鄴都令收田租以粟四升戶絹
二疋綿二斤餘皆不得擅與

晉食貨志 晉武帝平吳之後制戶調之式丁男之戶歲輸綃三疋綿三斤及女次丁男為戶者半輸 晉成帝

時權賦民男丁歲穀三斛女半之疾病又半之戶調綃不過數丈綿數兩事少役希民多富實新附者皆給復

除通鑑

北齊田制未娶者輸半衣租調有妻者輸一床無者半床陽翟一郡戶至數萬籍多無妻有司劾之帝不許由是奸欺尤甚戶口租調十已六七清河三年定令乃率

以十八人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租役六十六
還田免租調率人一床調絹一匹綿八兩凡十斤綿中
折一斤作絲墾租二石義租五斗奴婢準良人之半牛
調二丈墾租一斗義租五升墾租送臺其義租納郡以
備水旱

後周文帝霸府初開制司賦掌賦均之政令凡人自十
八至六十四與輕疾者皆賦之其賦之法有室者歲不
過絹一匹綿八兩粟五斛丁者半之其非桑土有室者

布一匹麻十斤丁者又半之豐年則全賦中年半之下
年一之皆以時徵焉若艱凶札則不徵其賦司徒掌力
役之政令凡人自十八至五十九皆任力役豐年不過
三旬中年則二旬下年則一旬起徒役無過家一人通
典

唐制高祖太宗初制為租庸調法田制二百四十步為
畝三百為頃男年十八已上人一項八十畝為口分二
十畝為永業凡受田者丁歲輸粟二斛稻三斛謂之租

丁隨鄉所出歲輸綃二匹輸絳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三
兩麻三斤斗蠶鄉則輸銀十四兩謂之調用人之力歲
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為綃三尺謂之庸水旱霜
蝗耗十四者免租桑麻盡者免調田耗十之六者免租
調耗七者諸役皆免租以斂穫險易遠近為差庸調輸
以八月發以九月同時輸者先遠民皆自槩量州府歲
市土所出為貢

還買地玄宗開元中頒租庸調法於天下好不過精惡

不至濫於是詔買者還地而罰之

括羨田是時天下戶未嘗升降監察御史宇文融獻策
括籍戶口羨田逃戶自占者給復五年每丁稅錢千五
百以攝御史分行括實陽翟尉皇父景上書言其不可
玄宗方用融乃貶景諸道所括客戶八十餘萬田亦稱
是州縣給旨張虛數以正田為羨編戶為客歲終籍錢
數百萬緡初租庸調之法以人丁為本自開元以後
天下戶籍久不更迭丁口轉死田畝賣易貧富升降不

寶其後國家侈費無節盜起兵興財用益屈租庸調法
弊壞自代宗時始以畝定稅而歛以夏秋大歷元年詔
流民還者給復二年田園盡則授以法田天下苗一畝
稅錢十五以國急不及秋方苗青則征之號青苗錢又
有地頭錢每畝二十通名青苗錢德宗時趙贊請以
諸道律會置吏閱商賈錢每緡稅錢二十竹木茶漆稅
十之一以贍常平復請稅間架筭除陌而民益怨及涇
原兵反皆罷之陸贊說德宗曰請革其大甚者大畧

有六一曰國家賦稅之法曰租曰調曰庸其取法遠其
歛財均其役人固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
庸天下之法均一雖轉死莫容其奸故人無恤心又曰
穀帛人所為也錢貨官所為也人所為者租稅取焉官
所為者賦歛捨焉國朝著令稅出租庸出絹調出繒纊
布麻葛嘗禁人鑄錢而以錢為賦德宗終不聽德宗
相楊炎遂作兩稅法夏稅無過六月秋稅無過十一月
置兩稅使以總之戶無主客以居為簿人無下中以貧

富為差商稅三十之一與居者均役曰稅視大歷十四年墾田之數為定遣黜陟使按比諸道丁產等級免鰥寡孤獨不濟者敢有加歛以枉法論稅法既行民力未及寬方鎮合從而叛用益不給而借商之令出矣

分三賦憲宗分天下之賦以為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宰相裴洎又令諸道節度觀察調費取於所治州不足則取於屬州而屬州送使之餘與其上供者皆輸度支 唐志

本朝稅賦有四品

穀之品五

稻麥黍稷雜子

帛之品十

羅綾絶絲綿紬

布等共十

金鐵之品六

金銀鐵銅鑑鉛錢等物產之品

六 六 牝齒革羽毛齒州菜

均租太宗至道三年勅應天下荒田許民請射開耕不

計歲月未議均稅直俟人戶開耕勝任起稅即於十分

之內定二分為永額

出垂拱元龜

真宗祥符六年上

言者謂天下曠土甚多請差官檢括上曰今天下賦稅

不均豪富形勢之冢田多租少貧弱之戶地薄租重實為憾事

寶訓

蠲租太祖開寶六年詔廣南州縣歲輸米稅舊每石加率錢一百六十令每石止十文餘並放 高宗紹興二年詔書可將建康四年應在前殘租積欠除形勢及官戶州縣公人外餘不問有無專法一切蠲除 又二十九年詔書諸路人戶積年欠負昨郊祀赦文放至二十五年今將二十六年二十七年分第四等人戶所欠夏

秋租稅和買丁產諸色官物並與除放聖政壽皇凡

郊恩明堂赦皆放第五等戶欠租

寬閒田之稅 高宗紹興二年詔曰昨詔諭淮東八郡人戶佃田并免二年租稅將來合行權納之歲可止據當年已種頃畝計數起納其後逐歲添展墾闢到田畝亦據實數添納庶人戶曉然易以安業如或州縣過數催追並依違制之罪仍許人戶越訴聖政

孝宗淳熙元年劄子竊見兩淮自經踐蹂以來都國殘

弊田畝荒蕪長民之吏不以勞來安集之政為先是以
寬恤之詔今尚勤九重之軫念夫為民病者莫甚於根
括田畝而重增租稅何者兩淮之地異時率多荒梗彼
四方之民指規歲棄鄉井而樂於遠至者以地利厚而
官賦輕雖勞不憚方其請射之初實久廢不耕之地未
暇計其畝步積以歲月盡力墾闢方稍獲利其勤若亦
甚矣比年以來州縣見民間漸次成業以其不無寬剝
之數每行括責復增征歛其實公家所得至微而令民

煩擾不安甚非撫字惠養之意淮甸之間民非土著平
時極意存恤猶恐不能寧居一或擾之則率而之他矣
此地之所以不加闢民之所以不加多也近者朝廷行
下湖北路闢墾荒田不許通檢仰見聖德矜念元元之
意又况兩淮之地與湖北事不同先宜存撫欲望聖慈
令兩淮湖北已得指揮今後民戶墾闢田畝止令送納
舊稅不得剏法增添庶幾民被實惠漸成富實奉聖旨
依準

緩下限之租又八年劄子竊見今州縣催科之責皆在
縣令得人彼固自有處若非其人其權盡出於胥吏之
徒多護其黨且如監司州郡人吏有產者未嘗納官物
假使納破未嘗足數蓋縣邑之庇也至於縣邑人吏又
復自庇又各庇其親黨拖欠官物歲歲有之豈獨此哉
攬納等人攬民戶錢物在已不盡以輸官例是計會鄉
司互相蒙蔽而鄉司等人亦復與之為市膠固深結牢
不可破此兩色者所欠稅賦初未嘗足祥符三年郊赦

與夫水旱異恩放至某年則彼固皆脫然無累矣至於貧民下戶初未嘗沾尺寸升斗之恩故朝廷實惠悉為虛文者良由此蓋有說彼縣邑催科既庇其大者雖多不問乃治其小者至絲粟不貸安得有隔歲不納者乎故小民所欠尺寸升合往往出引追逮絡繹道路不問其數多少與已納未納並行決撻流血盈庭所不堪聞又分委佐官謂之比校所欠稅戶纍纍枷錮口無漿飯而身被楚毒往往狼狽而死倚郭大邑大抵如是人不

為怪而況山僻小邑又可知已然則和氣安得不傷水旱安得不作臣愚以為宜令州縣索簿點對有人吏之不納攬戶之不輸者並行斷罪即時監納仍出榜令人陳告至於下戶所欠稅賦夏稅二尺以下苗米一斗以下令各縣不得追呼及行決撻如此則所欠多者不得容隱所欠少者庶免追擾矣夏稅二尺以下苗米一斗以下止是數百文上下錢利害又自各有大保長催納必不至拖少臣所以致免其追呼決撻者有利於民無

損於官故也令夏稅未及下限苗米亦未及下限苗亦未起催朝廷約束政可施行伏望聖慈以臣所言利病行下州縣仍令監司太守覺察所部有催科不擾撫字有方者具實薦聞有催科煩擾為害小民者以名申奏庶幾州縣之間有所懲勸不至循習以傷和氣聖旨依禁受納情弊仁宗慶歷七年四月二十三日臣察上言竊見諸路轉運司廣要出剩求媚於上民之輸租已是大半之賦厚有加耗謂之潤官江西諸州軍體例百姓

納米一石出剩一斗往往有聚斂之臣加耗之外更要
一斗以萬數積累則所聚之數不少且江西路歲百萬
石為淮若每石米一斗以百萬石出剩已及十萬石米
數若在民間米價必不至騰貴一旦於民間取十萬耗
入官則民下必食貴米理為均然此只粗引一路之弊
如此况天下之廣其弊可知臣願陛下閱其奏目或有
橫加收斂以為出剩乞賜貶黜使民知陛下之意上諭
之曰古稱聚斂之臣過於盜賊今如此掊斂是與朕結

怨於民也遂下諸路止禁之

高宗紹興元年即位赦文內云比來州縣受納稅賦務
加槩量以規出剩可並行禁止 紹興七年進呈論諸
路和采米加耗太多如饒州一石至收四斗下提刑司
體究上曰郡守謂誰候體究得實當痛與懲戒 二十
四年進呈臣寮言諸路州縣受納物帛官吏作弊邀難
人戶將中程好物沮抑不受至用柿油等退印損壞縱
容攬子多取民錢將紕疎之物納官上察其為民害命

有司申嚴見行條法行下令監司御史臺次第糾劾民
有越詞者聽之聖政 淳熙四年勅訪聞諸路州縣月
納人戶苗米往往過數多收斗面顯是違法重困民力
四月六日三省同奉聖旨令諸路監司常切約束覺察
如有違戾去處按劾以聞

哲宗輕重太祖開寶八年詔紬絹不滿疋許納價錢仁
宗慶歷六年詔諸路轉運司夏秋折賣自今於未納半
年前榜諭之

紹興二十六年上宣諭曰前日臣寮有論川中折帛錢太重綃一疋私直不及五千而官估則取十千他物率皆稱是去歲裕民所蠲減價直不過一千而已須量與減損若只令行下看詳未濟事不若便劄與四川總領司令契勘合蠲減數目申朝廷庶幾民受實惠聖政

減上供數目建炎元年即位赦文內云上供悉有常數後因臣寮奏請歲有增加不勝其弊仰諸路轉運司開具祖宗上供舊制及增添數目聞奏當損以舒民力

三年知婺州蘇遲乞奏減年額上供羅上問祖宗額幾
何輔臣對皇祐編勅一萬匹問今幾何輔臣指遲奏言
五萬八千七百九十七匹上驚歎曰民將何堪時遲奏
乞減半上曰盡依皇祐法輔臣奏今用度與祖宗時不
同上復曰與減二萬匹併八千有餘今數因著為定制
仍令給以本錢 聖政

詔令監司通融州縣淳熙六年三月御筆手詔朕躬節
儉以先天下無暴征無苛取期吾元元躋於富庶之域

郡國之間宜若公私交裕矣今顧不然豐年樂歲中外
少事或未免於匱乏州迫於縣縣迫於民其故安在無
乃賦入寡而用費衆歟吏二千石有能有不能歟將輕
費妄用莫知撙節歟汝等得不深思視所部為一家周
知其經費而通融其有無廉察其能否而裁抑其耗蠹
數者備矣郡計何患乎不足郡計足則屬邑寬屬邑寬
則民力裕則吾宵旰之慮釋國有信賞於汝何吝若乃
有餘者取之不足者聽之逮其乏事然後從而効之斯

亦晚矣是則黜陟之行奚獨郡守而已諸道轉運其明
知朕意

漕臣條具州縣取民色目劄子臣恭覩今年三月二十
四日親手詔曰豐年樂歲中外少事或未免於匱乏州
迫於縣縣迫於民其故安在故分道置臺寄耳目於爾
漕臣職當計度欲其計一道盈虛而經度之也職當按
察欲其早正奏定毋使病民也聖意惻怛何其知民疾
苦如是之深切也臣久在州縣粗知色目試論其所以

然大率守令下車未循民事首請屬邑督責財賦必欲如數遵依方許還邑此之謂獻助錢又不測委郡丞職幕官乍邑點檢責辦邑官認寢錢制抑無為有增少為多此之謂剛刷錢二稅就州輸納創為色目既倍收合耗重價折科又刷具合令就整一寸納一尺一合納一升謂之畸令錢酒稅不照用祖額止從重數謂之遍年課利錢至於催到上供錢物之類申發鈔狀到州多行截留先填舊欠別行催發謂之改鈔錢及當支散春衣

賜拋降數目拘催謂之軍衣錢又有無額經總制補
虧州用之類不一而足籍為定數按月解發曰板帳
曰綱目曰格目又有所謂月樞并青冊子錢所在州縣
名雖不同是皆州迫於縣之色目也督促之期急於星
火每月輸委丞簿尉催發稍有所虧動輒監繫大率不
過敦請上戶勸誘預借非理科罰籍沒家產積欠既放
而復催常賦已足而重納寄納官庫少有給還理索賣
到納官例多乾沒和買役錢歲有定額今平江諸邑無

故追索人戶砧基簿驅磨虛具失納和買役錢監催三年六科人戶遇有交易方可買契今台州諸邑則有預借稅契錢候有契日銷還甚者多賣於人價增數倍應詞訟及胥吏行遣供責必勒令責買方與受理此風則江西盛行又有年計廣造惡酒應皂隸行舖僧道倡優皆無幸免此風則秀州尤甚是皆將迫於民之色目也臣欲乞自今以往取見州縣遞年收支之數量其入以為出凡縣道匱乏當自州郡假借苗稅容其從便輸納

酒稅使之隨宜措置少寬其積欠凡州縣財無滲漏有
餘贏者則照對文歷申朝廷不可作寬剝而刷不可作
羨餘而獻雖牋目之數未能遽革其間有名無實不便
於民違戾三尺如前所陳必痛行蠲除或守令有愛民
之實則使之論薦其並緣為姦者按劾上聞如此則奉
行詔旨裁抑其耗蠹也七月十七日奉聖旨令諸路漕
臣約束所部不得違矣如有科擾之處即具名按劾
漕臣失覺察亦重寘典憲

修貢籍之利淳熙四年戶部侍郎韓彥古劄子奏天下
貢賦之籍朝廷不能盡知州縣所入之虛實州縣不能
必知百姓所輸之多寡所謂帳目者皆臨時以應故事
而已是以州縣可以欺民間而恣其所欲朝廷不能制
州縣盈虛之數且當取於百姓迺薄鈔所書之數而此
外巧立名色大率增倍今朝廷所憑者州郡之帳籍州
郡所憑者縣鄉之胥吏多寡任情輕重無制隱落竄易
其弊如麻豪民大斛與之為一則可以屬饑貧戶細民

所操有限則任其誅剝於是富者日益富貧者日益貧而國始病矣臣嘗考唐制合天下之稅租其用有三其一曰上供今之戶部所入是也其一曰留州今州郡係省得用錢是也其一曰送使今轉運所得是也今戶部所知之數則上供而已其留州送使蓋無得而考焉若州郡處處得人不為官吏侵耗不為豪強隱落則雖竭民力而取之亦是文遣不辨何益於事不但此弊而已朝廷不知取民之實數多寡任情輕重無制民間合輸

一石不止兩石合納一足不止兩足多取之罪則一律而不言法禁縱弛民間將何所措手足哉今二稅之額秋苗自正數之外有所謂正耗有所謂義倉有所謂本州耗又有所謂合令又有所謂隨蘿斛面出剩及倉例掃撮又有頭子勘合朱墨水腳市例糜費夏稅正額外有所謂和買有所謂合令就整又有畸令折帛又有寬剝布帛又有頭子勘合朱墨市例糜費亦何理哉此姑舉二說而言爾其他征求又不止此為今之計謂且取

見諸路大都財賦之所入稍依唐制分為三等視其用
度多寡而為之制自上供為始上供所餘則均之留州
留州所餘則均之送使送使所係則派分遍減悉蠲於
民朝廷不利其贏焉然則自朝廷至於郡國取於民者
皆有成數不可得而利出剩於其間然後整齊天下之
帳目外而責任轉運使內而責戶部量入為出歲攷其
能否而為之殿最州縣不得多取於民朝廷亦不多取
於州縣上下相恤有無相通無廢事無傷財貢籍之成

太平之基立矣此誠長治久安之至計也伏惟聖朝採擇而行之天下幸甚奉御筆批韓彥古所陳周知民隱其造貢籍可擇一才力通敏者先次施行一郡俟已就緒當頒降諸路依倣行之正月二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令薛元鼎前去秀州依此將錢綺米斛等數帳目聞奏

論稅簿之弊高宗紹興二年三月癸丑詔曰朕於民事未嘗敢緩而守令監司弗之察也訪聞造簿之弊或奸

藏狼籍民被其苦苛自今後應逃亡死絕詭名挾佃產
去稅存之戶不待造簿書特依法倚閣檢察推割庶使
斯民猶堪給養而不被無藝之橫歛也如違令佐公吏
並竄海島知通監司隱庇不舉發者同罪并許民戶越
訴

羣書考索後集卷五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羣書考索後集卷五十四

宋 章如愚 編

財賦門

雜賦類

古者取民謂之稅軍用謂之賦而雜征或通謂之稅賦
禹貢摠以貢名周官一書有所謂九貢九賦有所謂近
郊遠郊之異又有所謂屋粟夫布漆林山澤之征然角

羽草葛皆以之而充賦不強民以所無也秦人頭會箕歛無藝甚矣漢氏之興其取民者雖曰三十稅一然田租之外民七歲以上則有口賦十五以上有算賦又戍邊則有更賦班史以為厥名三十仍什稅五王莽下令亦曰漢氏減輕田租三十稅一常有更賦罷產咸出厥

名三十實什稅五也仲舒曰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漢興循而未改史記曰孝惠時量吏祿度官用

以賦於民孝武時入物補官出貨除罪更皮幣算舟車

榷鹽鐵置均輸榷酒酤其目多矣唐初租出穀庸出絹
調出繒布未嘗以錢為賦其後始有青苗錢地頭錢至
德宗相楊炎遂作兩稅法先計州縣歲貢及上供數而
賦於民未幾而借商之令出增稅之法行其後筭閭架
并除陌竹木茶漆皆有稅矣方初定兩稅時貨重錢輕
乃計錢而賦帛既而物價愈下所納愈多輸一者過二
度支以稅物頒諸司皆增本價為虛估倍給之而繆以
濫惡督州縣剝價謂之折納賦役日重陸贊極言之使

民摘山而煮海官售券而納息曰權貸之錢官給屋以居民民出錢以奉官曰樓店之錢重五合之價計其穀而折其直使民貢穀以輸官曰折變之錢嚴酒麴之禁使民為之而入其課曰坊場之錢據津渡之衝要使民主之而取其筭曰河渡之錢重門闕之防使吏守之而察其貨曰商稅之錢凡雜錢鹽錢物產錢則曰兩稅之錢絲麻果蔬百物之貨則曰雜賦之錢曰地頭錢丁口之錢曰免役之錢免引之錢曰青苗之錢除陌之錢

折帛淳化間天下承平絀每疋為錢六百文絹為錢八
百文朝廷於民之乏先於春夏之交每疋給本錢一貫
文夏秋始責之輸絹於是又有和買之名其後大農不足
始命東南郡以鹽折直崇寧以後鹽利盡歸朝廷而歲
輸其帛如故中興之初絹價倍增每疋為錢十貫文建
炎三年乃令上戶輸絹下戶輸錢於是又有折帛之名每
疋折錢六貫新安志折錢八貫省和議以後令人戶輸
納者八分折錢二分納本色絹三分折錢七分納本色

當時兵火之餘桑柘煨灰絹價倍增朝廷損價折錢本欲侵民戶也承平既久桑麻遍野絹每疋為錢三貫省而民間所折八貫省至是民戶益用輸錢之苦

和買預置咸平二年李士衡建言民間每歲春收利息於蒙家不若官中預給繙錢至秋輸帛從之祥符元年知潁州王明請貸錢與民蠶成輸絹是時絹疋七百官出一千又先得之民以為便天下謂之預買絹仁宗天聖七年江都主簿王琪上書言江都戶止五千而歲

和買絹三千祖宗舊法降本其後或給益又其後則直賦於民今又以其十之三以為折帛而充上供矣承平時有支移折變之目熙寧元祐紹聖中雖有意於更張而卒不能改宣和中有言非法折變者既曰以絹折錢又以錢折變以絹較錢錢倍於絹以錢較麥麥倍於錢展轉增加民無所訴高宗赦書和買本支實價聞立價甚低或以他物準折或以無虛實券充數甚者未支實錢而前期起催委提刑覺察

商稅古者闢譏而不征至周公而後始有市廛之征周公非以為利蓋有田以耕有宅以居而又有隙地以為場圃藝植如是而或有自放於游惰者始從而困辱之所以抑末而歸本且戰國之間始有賤丈夫者出而征商此孟子之所以嘆也蓋井田既廢貧富不關於上其勢不得不操尺寸之貨以逐千百之利漢高令賈人不得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其意猶未以為利也

至武帝時外興師旅縣官太空而富商不佐公上之急

始更幣以抑之商賈以幣交而積貨於是又有筭商車之
法而告緝之令行矣建隆之元首詔諸州不得羈留行
旅貨幣常輸外不得發篋淳化二年詔曰關市之征其
來舊矣用度所出未遑削除征筭之條當從寬簡諸路
商稅宜參酌裁減以利細民五年詔商旅除貨幣外細
碎交易不得收稅其當筭之物令有司條析頒下天聖
三年免荆湖沿江上水空船力升康定元年詔訪聞諸
州搜檢稅物不依條例冀為績効今後並依自來體例

不得創增無名稅額慶歷中議弛茶鹽之禁及減商稅
范文正公不可茶鹽商稅之人但分減商賈之利今國
用未減既不取之商賈復取之農恐害農也 天禧以
前二浙之大郡合一都征商之入有不及五六萬者自
熙寧以來坊場河渡白地房廊坑治市舶農田水利各
置提舉而利權不在州縣矣 自方鎮之亂始息而經
制之錢興自金人之擾愈甚而總制之名立 渡江後陳

享伯創二浙之糴本 江東西湖南北之大軍月糧

諸縣之版帳青冊軍衣無額經總制其目不一

宋國初平斛斗太祖去廣南大斛之弊而秋苗唯正賦

間雖有義倉之歛每一石正賦輸一斗建隆中置而乾

德罷景祐平甫置未幾而尋罷然尋即罷去今日有正

耗有省耗有中耗有斗脚有市例頭子之外有糜費

後唐明宗嘗入倉觀受納主吏懼責其多取乃故為輕

量明宗曰倉廩宿藏動經數歲若取之如此後豈免折

閱吏因訴曰自來主藏者所以致破家竭產以償欠正

為此耳明宗惻然乃詔自今石取二升為鼠雀耗至今行之所謂加耗是也近世立般量出剩法本防吏姦而州縣貪暴多取於民一斛苗糙倍納二斛又至於加七八以其正數上供而存出剩以自給則加耗之害又不足言

財賦總論

禹平水土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益稷奏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此為民理財也禹貢一

書始任土以作貢賦之法冀州賦上上錯第一雜出第

二兗州賦貞青州賦中上第四徐州賦中中第五揚州

賦下上上錯第七雜出第六荊州賦上下第三豫州賦
錯上中第二雜出第一梁州賦下中三錯第八雜出第

七第九三等雍州賦中下第六貢皆隨地所產如揚之

橘柚荆之大龜必待錫命而後貢亦非常用之物其取
田賦不過什一此虞夏貢賦之大畧也商以天子之地百
里之內以供官公田籍助也而不稅是以其求也寡其

供也易又冢宰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量入以為出

說者曰商制也

至商末暴虐厚賦斂以實鹿臺

巨橋之積周武王伐商而有天下發其財散其粟於是

分其九畿侯畿貢祀甸畿貢嬪物男畿貢器物采畿

貢服物衛畿貢財物蠻畿夷畿貢貨物鎮畿藩畿其

所貴寶為贊及周公作周官而理財之法益詳以九

賦斂財賄

邦中四郊邦甸邦家削邦縣邦都關市山澤幣

餘以九式均節用

祭祀賓客喪荒羞服工事幣帛芻秣

匪領好用之式

以九貢致邦國之用

祀 嫁 器 幣 材 貨 服

旂物凡九貢

皆屬於天官冢宰小宰致邦國九貢九賦

九式之貳以內節財用又有太府受其財用之入凡頒

財以法式授之外府掌邦布之出入以待邦之用內府

掌賦貳之貨賄以待邦之大用職內則掌邦賦之入職

歲則掌邦賦之出其理財之官可謂衆矣然而任地國

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

縣都皆無過十二唯漆林之征二十而五無非度地以

取諸民周公所以為善理財者歟此商周財用之大畧也周哀魯宣公初稅甸哀公用田賦春秋譏之其初履敵而稅始用田賦也是時有若對哀公年飢用不足之問曰盍徹乎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又問孔子子曰薄賦斂則人富公曰寡人貧矣子曰未有子富而父貧也管仲相桓公專以漁鹽之利富國陵夷至戰國上之人拳拳乎利國之間下之人皆曰我不能為君充府庫故孟獻子曰百乘之家不畜聚

歛之臣與其有聚歛之臣寧有盜臣白圭問孟子曰吾欲二十而稅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秦孝公用商鞅開阡陌而十二年初為賦始皇又盡括提封之內撮粟尺布以自奉重以內興功作外攘夷狄收太半之賦仲舒曰秦田租口賦鹽賦之利二十倍於周二世不

變而海內遂叛漢高帝鑒秦之弊輕田租什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地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以上封君湯沐邑名為私奉養不領於天下之

經費重租稅以困商賈四年史書初為筭賦

漢儀注云

人年十五至五十六出賦錢每人百二十為一筭蓋譏

其變古重歛也孝惠復十五稅一文帝人賦四十丁男

三十而稅一其筭賦稍減於前矣帝朝而問丞相勃曰

天下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謝不知問平平曰當責治

粟內史是皆不知理財宰相之事也是時晁錯言令人

入粟拜爵除罪自此利源開郡縣邊食足可勿收農人

租帝從之賈誼亦曰公私之積猶可哀痛乃下詔賜十

一年租稅之半十三年詔除田租正以倉廩豐故也孝
景二年令人半出田租平分而稅一其後上郡旱復修
賣爵令及輸粟除罪文景相承京師之錢至鉅萬貫朽
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腐而不可食武帝因文景之蓄
忿胡粵之害於是始招東甌繼事兩粵通西南夷以罷
巴蜀置滄海郡以動燕齊及馬邑之釁開而財賂耗廢
不贍矣於是下入物補官出貨除罪之令而興利之臣
自此而始財賦稍充遂築朔方費巨萬府庫益虛矣復

募民入奴婢而入羊者得為郎大將連歲伐羌經用又竭矣乃置武功賞官直三十萬金驃騎比年大出且通漕救飢縣官復大空矣更造白鹿皮幣白金三銖錢以東郭咸陽孔僅領鹽鐵事而桑弘羊貴幸三人言利析秋毫及衛霍絕漠賞賜五十萬金是時財又匱戰士頗不得祿矣其後宮室之役興封禪之禮舉則以榷鹽鐵算舟車告緡錢時富人爭匿財乃尊卜式以風之而百姓終莫分財而楊可告緡錢矣榷酒酤也廵守賞賜帛百

萬而金錢以萬計則又以均輸平準之置也

洪羊置均

輸平準盡籠天下之貨貴賣賤買名曰平準

推原其故

由文帝蓄積之富是以啓武帝之慾心昭帝時賢良文

學皆願罷鹽鐵酒錢均輸官元始中罷酒榷元鳳四年

減口賦十三

漢儀注民十歲至十四出賦二十三其二

十以食天子三錢武帝以馬車騎焉宣帝甘露中減民

筭三十至元帝始罷鹽鐵官三年而復之孝成又減天

下賦筭四十是以王莽下令曰漢民輕田稅三十稅當

有更賦罷癃乃出厥名十三實什稅五也光武中興田租三十稅一明章時人無橫徭時張休請封錢以年帛

為租帝從之安帝用不足三公始請入粟為關內侯桓

帝又置西方金堂為私藏靈帝乃垂鴻都之榜開賣官之路三公拜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况其下乎

晉劉毅

云桓靈賣官錢入官庫時趙忠又說帝令斂天下田稅

錢以營宮室延熹中陳蕃有三空之說此兩漢財用之

大畧也晉泰始中杜預為度支定穀價較鹽鐵制課調

內以利國外以救邊五十餘條成帝又度田取十分之

一畝稅米三升至咸康初米空垂五十餘萬斛尚書諸

曹以下免官縣帑藏空惟有練布數千而王道身衣大

練遂貴孝武增口稅五十宋武帝制入戶歲輸布四疋

明帝時師旅不息加以侈費百官皆停祿理錢於殿中

為私錢後魏正光後國用不足充折六年租調取之又

賜與無節乃減百官之祿徹軍人常廩後因蘇綽以國

用不足而征稅頗傷既而嘆曰今之所為正如張弓非

平世法也後之君子其誰能弛乎子威以為已任至隋時奏減賦役文帝躬節儉益免田租寬稅賦有司上言府庫皆滿更開左藏創屋以受之詔曰寧積於人無藏府庫煬帝繼之天下充賦乃大治宮室百役繁興東西巡幸征伐高麗供奉不給天下積怨而亡此晉南北朝隋財用之大畧也唐初授田以口分世業而取以租庸調之法其用之有節制兵以府衛故兵多而無損設官有常員故官不濫而易祿自高宗用李義府許敬宗役

費並起永淳以後財不足加以天后之亂賦益慘矣玄
宗開元初復租庸調而國用充天寶以來天子驕佚而
用不知節大抵用物之數常過所入於是常堅慎矜
王鉢楊國忠各務痕刺歲進非租庸正額錢百億萬入
大盈庫以供天子燕私更祿山之變民物弊耗肅宗即
位第五琦言財賦所產江淮居多假臣一職可無乏用
即以為江淮租庸使上元中用劉晏充度支治財賦焉
二年以元載代之載取八年租調之逋負者又平分民

租謂之曰著代宗永泰二年分天下財賦鑄錢常平轉運鹽鐵置二使以劉晏第五琦主之晏幹山海以佐軍用雖兵戈數十年歛不及民而用度足晏理財以得人養民為先第五琦榷鹽以佐軍興初歲收綯錢六十萬末乃什之歲入千一百萬而榷鹽居大半先是天下財賦皆歸左藏而太府以時上其數尚書比部覆其出入至第五琦為度支使請歸大盈庫供天子給賜主以中官自是天下之財為人主私藏有司不得程其多少至

德宗罷劉晏相楊炎遂作兩稅法量出以制入是法既行而朱滔王武俊田悅叛用益不給而惜商之令出趙賛又請稅竹木茶漆十之一稅間架除陌錢及涇卒大呼之後而間架除陌竹木等稅皆罷暨朱泚既平帝屬意聚斂常賦之外進奉不息劍南有日進江西有月進其他皆徼射恩澤以常賦入貢名為羨餘至代易又有進貢自裴延齡用事益為天子積私財而生民重困至順宗乃罷官市及月進憲宗又罷代進奉及兩稅外榷

率分天下之賦為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及
討淮西度支楊於陵坐餉運不繼貶以皇甫鎛代由是
益為刻剥後李巽代杜佑為鹽鐵使自劉晏之後居財
賦之職者莫能繼巽掌一年征課所入過之又一年加
一百八十萬緡淮西既平上浸驕侈皇甫鎛程异曉其
意數進羨餘以供費是時四方爭進奉謂之助軍賊平
又進謂之賀禮後又進奉謂之助賞上加尊號亦進奉
謂之賀禮穆宗即位一切罷之兩稅外加一錢者以枉

法論是時錢重楊於陵請廣鑄鼓兩稅皆輸絲纊唯鹽酒用錢張平叔請官自賣鹽又奏追遠年逋欠皆不從武宗會昌末置備邊庫收度支鹽鐵錢宣宗更號延賞資庫初以度支郎中判之至是以屬宰相其任益重諸道進餽諸軍皆輸焉天下遂困竭矣此唐財賦之大畧也

以通典周禮唐志史記修

宋法後唐之制三司使實總國計貢賦之入朝廷未嘗與焉總鹽鐵度支戶部號計皆使位亞執政目為計相

又有副使而逐司各置判官二員其三司則判官六員分主之開折司衡司磨勘司修造司曹案司渠案太祖

太宗多以武儀為三司自真宗以寇萊公充之始不用武儀矣其任人也如此景德中丁晉公著景德會稽錄皇祐中田况著皇祐會稽錄治平中蔡襄著治平會稽錄元祐中蘇轍著元祐會稽錄其計度也如此太祖以來有景福內庫太宗改名內藏廩所貯金帛備國用也凡郊祀所費鉅萬皆出於此不取於民真宗時李迥曰

祖宗初置內藏庫欲取西北支凶年請出以佐國用帝
大發以賜三司其置庫也如此真宗嘗謂王旦曰三司
官不欲數易財穀案籍往往不見本末仁宗時賜發運
使出身以久其任時范蜀公鎮上疏請約祖宗以來官
吏兵穀酌取其中為定制以今賦入之數十七為經營
而儲其三備水旱非常又官古者冢宰制國用唐以宰
相兼度支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知
故財已匱樞益兵無窮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請使

中書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使同制國用其攷察出納之數也如此祖宗之時每歲鹽利大率三千餘萬緡茶稅百四十萬緡採山之鑄六百萬緡熙寧以來祖

宗之法變矣國初財用未使三司總之

三司使自唐明

宗以張廷明為三司使三司使之名始此

其費用蠹耗

之大者皆可節以制度也至王安石為相取周禮以行新法謂宰相當主財計遂與三司分權凡賦稅常貢征權之利方歸三司摘山煮海坑治權貨戶絕汲納之財

悉歸朝廷其立法與常平免役坊場河度禁軍闕額地
利之資皆號朝廷封樞又有歲科上供之數盡運入京
師別創庫以貯之三司不預焉於是祖宗處國計之良
法盡壞矣宋朝分路設轉運使副判官付以按察之權
使督財賦悉隸三司凡經費羨餘轉運官獻之三司盡
轉都城積於左藏庫別有科名及分貯內藏庫者皆三
司使主之熙寧理財乃納勸沮之法所遣使者盡出宰
相之門皆務聚斂以悅廟堂非若三司使有權以動人

則漕臣亦不敢橫歛也章聖朝帑入盈溢其名數皆籍於三司其總數唯使得知也章聖屢欲知其數宰相李文靖公沆每對以容令三司使供具王欽若見久不奏問之文靖曰非不能取索但不敢奏知恐知數多而廣用也此乃深得祖宗置三司使之微意沆又言在朝廷十餘年四方之吉利者未嘗施行以此報國耳安石乃置旁通簿於御前盡籍國帑之數在神宗恭儉郡國帑藏率皆盈溢至崇寧後蔡京制禮作樂種種蠹國勸上

以奢費內興營繕外拓境土而又宦官專局應奉及淫
巧繕修與夫除戎器備河患之費凡百端皆不先關戶
部但各作決科次請于朝廷或兼取于戶部者非若三
司使有專按以關防也自元豐改制戶部尚書全無計
相之權職在朝廷之文移僅能經畫在京師官吏諸軍
俸給而已以此論之三司使之職不待改官制而失其
權自熙寧變法度之時已壞矣况政和之後以鉅鎰為
承受獨總財計以便宜取則戶部尤難守其職業矣以

會要蔡元道舊典修

自天聖以來天下病夫官之多

也而州縣有待闕官月料之費自熙寧以來初置宮觀
差遣而州縣有宮觀官請俸之費自熙寧以來初置宗
子疎屬補外官而州縣有宗子口券之費自紹興以來
初遣養老之兵而州縣有養老使臣廩給之費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羣書考索後集卷五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徐步雲

謄錄監生臣郭文鋐

欽定四庫全書

羣書考索後集卷五十五

宋 章如愚 編

財賦門

漕運類

古無漕運之法禹貢所載入于渭亂于河之類不過是朝廷之路所輸者不過幣帛九貢之法通典曰其四百

里粟五百里米蓋簾而重者為近賦百里納總二百里

納銓三百里納穀精而輕者為遠賦若數千里漕運其費百倍矣至周王畿止於千里賦稅則無遠輸其管仲曰粟行三百里國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衆有饑色孫武曰千里饋糧士有饑色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是言粟不可推移也通典

左傳曰秦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曰泛舟之後吳城邗溝通江淮通糧道也

秦欲攻匈奴使天下飛芻輓粟於瑯琊負海之郡轉輸

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漕運之法自此方詳

漢高祖擊楚蕭何轉關中給軍帝又築甬道屬河以取
敖倉粟時漕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謂京

師之官府

通典

孝文時賈誼上疏曰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道為奉
地鑑道數千不輕致輸郡或乃越諸侯而遠調均發徵
至無狀也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
其遠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都輸將

繇使遠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輸者不苦其繇繇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及秦不能分人寸地欲自有之輸將起海上而來一錢之賦數十錢之費不輕而致也上之所
得甚少而人之苦甚多也帝不能用通典

武帝官多役使在關中之粟四百萬猶不足於建元中通西南夷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其後東滅朝鮮置滄海郡人徒之費擬西南夷又衛青擊匈奴取河南地復興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遠鄭當時請

引渭穿渠以漕雖曰便利其後來皆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經底柱之險敗亡甚多後張湯欲通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多湍石不可漕通典

宣帝時耿壽昌五鳳中奏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宏農河東上黨太原諸郡穀足供京師可省關東漕卒之半蕭望之以為不可帝從之漕事果便通典

趙充國條留屯十二使其五日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

漕穀至臨羌以威羌虜揚武折衝之具也

光武北征命寇恂守河內收四百萬斛以給軍以輦車驍駕轉輸不絕虞翊為武都太守開漕船道而水運通利本傳

蜀諸葛亮出祁山以木牛運又出斜谷以流馬運

魏正始四年司馬宣王使鄒艾開河渠廣漕渠東南有事興衆泛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通典

晉武帝太始十年鑿陝南山決河東注洛以通運漕謝玄淝水之役乃堰呂梁水以利運漕公私便之通典

懷帝永嘉元年修千金堨於許昌以通運通典

成帝咸和六年以海賊寇抄運漕不繼發王公已下千

餘丁各運米六斛

通典

穆帝時頻有大軍糧運不繼制王公已下十三戶共借
一人助度支運通典

後魏自徐揚州內附之後經畧江淮轉運中州以實邊
鎮有司請於水運隨便置倉乃於小平石門白馬津漳
涯黑水濟州陳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閣每軍國有須

應機漕引通典

孝文太和七年薄骨律鎮將刁雍上表曰臣鎮內之兵率皆習水一運二十萬斛方舟順流五日而至用人工輕於車運十倍詔永以為式通典

隋開皇三年以京師倉廩尚虛議為水旱之備詔於蒲陝虢熊伊洛鄭懷鄒衛汴許汝等十三州置運米丁又於衛州置黎陽郡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通典又詔韋瓊向

蒲陘以東募人能於洛陽運米四十石經底柱之險達
於常平者免其征戎其後以渭水多流沙有淺深漕者
苦之通典四年又詔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

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廣東渠轉運通利闢內賴之通典

煬帝大業元年中發河南諸郡開通濟渠自西苑引受

洛水達於河又引河通於淮海自是天下利於轉輸通典

四年又發河北諸郡開永濟渠引汎水南達於北河
通涿郡五年於西域之地置西海郡且子餘末等郡

大開屯田發四方諸郡運糧以給之 七年大會涿郡
分江淮別以舟師濟滄船艤數百里糧會於襄平

高麗所都

並通典

唐都長安而關中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出不足以
給京師備水旱故常轉漕東南之粟高祖太宗之時用
物有節而易贍水陸漕運歲不過二十萬石故漕事簡
自高宗已後歲益增多而工利繁興民亦罹其弊矣
初江淮漕租未至東都輸舍嘉倉以車或駛陸運至陝

而水行來遠多風波覆溺之患其失常十七八故其率
一斛得八斗為成勞至陸運至陝繞三百里率兩斛計
庸錢千民送租者皆有水陸之直

食貨志

唐高祖武德中姜行本請開五節堰引水通運許之貞
觀永徽之際廩祿數少每年轉運不過一二萬斛而已

唐高宗咸亨三年於岐州陳倉縣東南開渠引渭水入

昇源渠通船筏至京故城

通典

唐明皇至開元國用漸廣每年陝路漕運米二百五十

五萬斛時李傑奏濬汴州梁公堰以通江淮漕運開元十八年玄宗問朝集使利害之事宣州刺史裴耀卿上便宜以水陸遙遠轉運艱辛功力雖勞倉儲不益竊見每州所送租及庸調斗門水淺已有阻碍渡淮入汴乾淺停留上河入洛船艘隘閘般載停滯備極艱辛伏見舊法河口置武牢倉翼縣置洛口倉爰及河陽倉柘崖倉太原倉永豐渭南倉安置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水通則隨近運轉不通則且納在倉

不滯遠船不憂欠耗等利病疏奏不省

通典

至開元二十

一年耀卿為京兆尹京師穀價躡貴帝召裴耀卿問以救人之術奏曰若能通河漕變陸為水則所支有餘且江南租船所在候水始進吳人不便河漕由是所在停留上然其言乃置河陰縣及河陰倉河清縣置柘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三門西置三門倉開三門北止十八里陸行以避灘險自江淮西北泝鴻溝悉納河陰倉自河陰浮漕舍嘉倉又遞送納於太原倉所謂北運也自

太原浮於渭以實關中凡三年運七百萬石省脚費三十萬貫民間傳云用斗錢運斗米其糜耗如此及耀卿

罷相北運頗艱米歲至京師纔百萬石二十五年遂罷

北運通典

崔希逸為河南陝運使歲運百八十萬石其

後以太倉積粟有餘歲減漕運十萬石

開元二十七

年河東採訪使汴州刺史齊澣以江淮漕運經淮水波

濤有沉損遂開廣濟渠下流自泗水至楚州合於淮踰

時畢功既而以水流浚急行旅艱險旋即停廢

通典

開元二十九年陝郡太守李齊物避三門河路急峻於
其北鑿石渠通運船為漫流河泥旋填淤塞不可漕而
止通典盧暉開通濟渠置樓百餘間以貯江淮之貨

天寶三年左常侍兼陝州刺史韋堅開漕河自苑西引
清水因古渠至華陰入渭引永豐倉及三門倉米以給

京師名曰廣運潭通典

是歲漕山東粟四百萬石自裴

耀卿言漕事進用者常兼轉運之職而韋堅為最唐志

初耀卿興漕路請罷陸運而不果廢自景雲中陸運北

路分入淮雇民車牛以載開元初河南尹李傑為水陸

運使運米歲二百五十萬石

唐志

肅宗末年史朝義兵分出宋州淮運於是沮絕租庸鹽

鐵泝漢江而上河南尹劉晏為戶部侍郎兼勾當度支
轉運鹽鐵鑄錢使江淮粟帛絲綸漢越商於以輸京師

唐志及代宗出陝州關中空窘於是盛轉輸以給用

唐志

廣德二年以劉晏領東都河南淮江西江南東西轉運
租庸鑄錢鹽鐵轉輸至都度支所領諸道租庸觀察

使凡漕事亦皆決於晏晏即鹽利雇傭分吏督之隨江
汴河渭所宜故時轉運船繇潤陸運至揚子斗米費錢
十九晏命糲米而載以舟減錢十五繇揚州距河陰斗
米費錢百二十晏為歇艎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
十船為綱江船不入汴汴河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
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
之運入太倉歲輸粟百一十萬石又分官吏主丹陽湖
禁引溉自是河漕不涸

唐志

大歷八年以閩內豐穰減漕十萬石度支和糴以優農晏自天寶末掌出納監歲運知左右藏主財穀三十餘

年矣

唐志

及楊炎為相以舊惡罷晏轉運使復歸度支凡江淮漕米以庫部郎中崔河圖主之

唐志

德宗以給事中崔造為相乃奏諸道觀察使刺史選官部送兩稅至京師廢諸道水陸轉運使及度支巡院江淮轉運使以度支鹽鐵歸尚書省宰相分判六尚書事

以戶部元琇判諸道鹽鐵榷酒侍郎吉中孚判度支諸
道兩稅增江淮之運浙江東西歲運米七十五萬石復
以兩稅易米百萬石江西湖南鄂岳福建嶺南米亦百
二十萬石詔浙江東西節度使韓滉淮南節度使杜亞
運至渭橋倉唐志 韓滉復為江淮轉運使而滉為度支

諸道鹽鐵轉運使於是崔造亦罷滉遂劾琇常運米繙
青河中而李納懷光倚以構叛貶琇雷州司戶尋賜死
是時汴宋節度使春夏遣官監汴水察盜灌漑者歲漕

經底柱覆者幾半河中有山號米堆運舟入三門雇平
陵人為門匠執標指麾一舟百日乃能上唐志 陝虢觀

察使李泌益鑿集津倉山西逕為運道屬於三門倉治

上路以回空車費錢五萬緡下路減半又為入渭船方

五板輸東渭橋太倉米至百三十萬石遂罷南路陸運

唐志 其後諸道鹽鐵轉運使張滂復置江淮巡院及浙

西觀察使李錡請使江淮堰埭浙西者增私路小堰之

稅以副使孟湯主上都留唐志 李巽為諸道轉運鹽鐵

使以堰埭歸鹽鐵使罷其增置者自劉晏後江淮米至渭橋寢滅矣至巽乃復如晏之多

唐志

初揚州疏太子

港陳登塘凡三十四陂以益漕河輒復堙塞淮南節度

使杜亞乃濬渠蜀岡疏句城湖愛敬陂起隄貫城以通

大舟河益庫水下走淮夏則舟不得前節度使李吉甫

築平津堰以洩有餘防不足漕流遂通然漕益少江淮

米至渭橋者纔二十萬斛

唐志

諸道鹽鐵轉運使盧坦

糴以備一歲之費省冗職八十員自江以南補署皆刺

屬院監而漕米亡耗於路頗多

唐志

刑部侍郎王播代

坦建議米至渭橋五百石亡五十石者死其後判度支

皇甫鎛議萬斛亡三百斛者償之千七百斛者流塞下

過者死盜十斛者流三十斛者死而覆船敗輓至者不

得十之四五部吏舟人相挾為姦榜笞號苦之聲聞於

道路禁錮連歲赦下而獄死者不可勝數

唐志

秦漢時

故漕輿成堰東達永豐倉咸陽縣令韓遼請疏之自咸
陽抵潼關三百里可以罷車輓之勞宰相李固言以為

非時文宗曰苟利於人陰陽拘忌非朕所顧也議遂決
堰成罷輓車之牛以供農耕關中賴其利唐志

及戶部

唐志

侍郎裴休為使以河瀨縣令董漕事自江達渭運米四十萬石居三歲米至渭橋百二十萬石凡漕達於京師而足國用者大畧如此唐志

太祖建隆元年汴都仰給漕運故河渠最為急務先是歲調丁夫開浚糗糧皆民自備丁未詔悉從官給遂著為式又以河北仍歲豐稔穀價彌賤命高其價以糴入

長編 二年給事中范陽劉載往定陶督漕軍丁夫三萬

浚五丈渠自都城北歷曹濟及鄆以通東方之漕上因謂侍臣曰煩民奉已之事朕必不為也開導溝洫以濟京邑蓋不獲已也同上

太宗雍熙四年始并水陸路發運為一司以右神武將軍王繼昇刑部員外郎直史館董儼同掌之上 同道

元年先是汴河歲運江淮米三百萬石菽二百萬石黃河粟五十萬石菽三十萬石惠民河粟四十萬石菽二

十萬石廣濟河粟十二萬石凡五百五十萬石非水旱
大蠲民租未嘗不及數是歲汴河運米至五百八十萬
石上因問汴水疏鑿之由參知政事張洎退而講求其
事以奏曰今帶甲數十萬戰騎稱是萃於京師仍以亡
聊之民悉集於輦下此漢唐京邑民庶其人矣甸服時
有水旱而不至艱難者有惠民金水五丈汴水等四渠
派引脉分會於天邑舳艤相接贍足京師以無匱乏也
唯汴之水橫亘中國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盡南海半

天下之財賦并山澤之百貨悉由此路而進然則大禹
疏鑿以分水勢煬帝開毗以奉巡遊雖數堙塞而通流
不絕者百代之終為國家之用者其上天意乎

長編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江南轉運使闕中書進擬人數見
却一日上乃除張士遜為之士遜謁宰相王旦於政事堂
自言止歷縣道未歷郡事今未領使職願聞善教旦從
容曰朝廷權利至矣士遜起謝既去旦語人曰此轉運
識大體士遜後徙廣西河北再思旦言不敢妄有興建

云長編

景德元年宋雄監河陰屯兵雄習河渠利害因

領護汴口均節水勢以濟江淮漕運居官數年三遷將

作監不易其任職務修舉朝廷賴焉同上

天禧二年以

崇儀使昭州團練使賈宗戶部員外郎薛奎並為制置

發副使郭盛為都監發運司置都監始此同上

仁宗天聖四年閏五月定江淮制置發運司歲漕米課

六百萬石初景德中歲不過四百五十萬石其後益至

六百五十萬石故江淮之間穀常貴而民貧於是吳耀

卿請約咸平景德歲漕之數立為中制故裁減之然東南災險輒減歲漕數或百萬或數十萬又轉移以給他路者時有焉上同康定元年初以陝西宿兵久命晁崇

恐與夏竦韓琦議進取之策琦竦乃以所畫攻取二策上之至是上與兩府議用攻策歐陽修上便宜三事一曰通漕運今江淮之米歲入於汴者六百萬石宜以三百萬石分給關西浚治汴渠按修唐裴耀卿舊跡於大河三門東西置倉陸運於所開山路十八里以避其險

卒泝河入渭可紓關中之困又置遞按求漢高祖入關之道自武昌漢郢襄復梁洋金商均房光化沿漢等十二州之地日入闕而不絕同上至和元年王鼎為淮南

江浙荆湖制置發運副使居二年遂以為使前使者多漁市南方物因奏計京師特遺權貴鼎一無所市獨悉精吏事度漕路遠近定先後為成法於是勞佚均吏不能為輕重官舟禁私載舟兵無以自給則盜官米為奸有能居販自贍者市人持以法不肯償所逋鼎為移州

縣督償之舟人有以自給不為奸而所運米未嘗不足也

同上

嘉祐三年桂州興安縣有靈渠北通江湖南入

海自秦漢通舟楫皆石底淺狹十八里內置三十六斗

門一舟所載不過百斛乘漲水則可行李師中積薪焚其石募工鑿之廢斗門三十六後三旬而成舟以通

同上

江湖上供米舊轉運使以本路綱輸真楚泗州轉般

倉載鹽以歸舟還其郡卒還其家其汴舟詣轉般倉漕

米輸京師歲運者四河冬涸舟卒亦還營至春復集名曰

放凍卒得番休逃亡者少而汴船不涉汴路無風波沉溺之患其後發運使權益重六路上供米團綱發船不復委本路獨發運使專其任文移空仲事日繁移有不能檢察則吏胥可以用意於其間操舟者賊諸吏輒得詣富饒郡市賤貿貴以趨京口自是江汴之舟合雜混轉而無辨矣挽舟卒有終身不還其家而老死河路者

籍多空名漕事大敝

長編

神宗元豐二年六月甲寅提舉導洛通汴河言請汴城

四月甲子起役六月戊申畢工凡四十三里自任村沙
谷至河陰瓦亭子并汜水關北通黃發漕運運河長五
十一里河兩岸為堤總長一百三里間所占官私地二
十九頃已引洛水新口斗門通流入汴候水調勻可塞
汴口乞徙汴口官吏河清指揮於新開洛口從之上同上

孝宗淳熙六年三月丁丑宰執奏事上曰諸路漕臣職
當計度欲其計一道盈虛而經度之也今則不然於所
部州郡有餘者取之不足者聽之逮其乏事從而効之

吾民亦被其擾矣朕今以手詔戒諭之俾深思古誼視
所部為一家周知其經費而通融其有無廉察其能否
而裁抑其耗蠹庶幾郡邑寬而民力裕也

聖政

總論攷之詩書如倉積於幽糧峙於申會蒐之備達於
衛境忽有水旱之變則省耕省斂以為施惠會同軍旅
之事則資糧扉屨以供困乏不責天下以取辦也自戰
國以來兵革不息於是漕輓之術起而竭土地之有無
問遠近以應上輸然事已兵休猶不至於甚病漢初漕

運高后文景時中都所用者省歲計不過數十萬石而足是時漕運之法亦未講到得武帝官多徒役衆在關中之粟四百萬猶不足給之所以鄭當時開漕渠六輔渠之類蓋緣當時用粟之多漕法不得不講然當漢之漕在武帝時諸侯王尚未盡輸天下之粟至武宣以後諸侯王削弱方盡輸天下之粟漢之東南漕運至此始詳當高帝之初天子之州郡與諸侯封疆相間雜諸侯各據其利粟不及於天子是時所謂淮南東道皆天子

奉地如賈生說是漢初如此至漢武帝時亦大概有名
而無實其發運粟入關當時尚未論江淮到得唐時方
論江淮何故漢會稽之地去中國封疆遼遠開墾者多
粟不入京都以京都之粟尚不自全何況諸侯自封殖
且如吳王濞作亂枚乘之說言京都之倉不如吳之富
以此知當時諸侯殖利自豐不是運江淮之粟到唐時
全倚辦江淮之粟唐太宗以前府兵之制未壞有征行
便出官兵不征行各自歸散於田野未盡仰給大農所

以唐高祖太宗運粟於關中不過十萬後來明皇府兵之法漸壞兵漸多所以漕粟自此多且唐睿明皇以後府兵之法已壞是故用粟乃多向前府兵之法未壞所用粟不多唐漕運時李傑裴耀卿之徒未甚講論到二子講論自是府兵之法既壞用粟既多不得不講論且如漢漕係鄭當時之議都不曾見於高惠文景之世唐之李傑裴耀卿之議都不曾見於高祖太宗之世但只見於中睿明皇之時正緣漢武帝官多役衆唐中睿已

後府兵之法壞兵聚既多所以漕運不得不詳大抵這兩事常相為消長兵與漕運常相關所謂宗廟社稷之類十分不費一分所費廣者全在用兵所謂漕運全視兵多少且唐肅宗代宗之後加河北諸鎮皆強租賦不領於度支當時有如吐蕃回紇為亂所用猶多寶應至德之間歲遣兩河諸鎮所以全倚辦江淮之粟議論漕運其大畧自江入淮自淮入汴自汴入河自河入渭各自正輸水次各自置倉如集津倉洛口倉含嘉倉河陰

倉渭橋轉相般運道途之遠此法遂壞自當時劉晏再整頓運漕之法江淮之道各自置船淮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水之曲折各自便習其操舟者所以無傾覆之患國計於是足所以唐人議論之多惟江淮為最急德宗時緣江淮米不至六軍之士脫巾呼於道韓滉運米歲至德宗太子置酒相慶可見唐人倚辦於比如此其急唐時漕運大率三節江淮是一節河南是一節陝西到長安是一節所以當時漕運之臣所謂

無如此三節最重者京口初京口濟江淮之粟並會於京口京口是諸侯嚙喉處初時潤州江淮之粟至於京口到得中間河南陝西互相轉輸然而三處惟是江淮最切何故皆是江淮發足所以韓滉由漕運致位宰相李錡因漕運飛揚跋扈以至作亂以此三節惟是京口最重所謂漢漕一時所運臨時制宜不足深論到得宋朝定都於汴是時漕運之法分為四路東南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師若是陝西之粟使自三門白波轉黃河入

汴至京師若是陳蔡一路粟自惠民河至京師京東之
粟自廣濟河至京師四方之粟有西路四條河至京師
當時最重者惟是汴河最重何故河西之粟江無阻及
入汴大計皆在汴其次北方西粟自三門白波入關自
河入汴入京師雖惠民廣濟來處不多其勢也輕宋朝
置發漕兩處是江淮至真州陸路轉輸之勞其次北方
之粟底柱之門舟楫之利若其他置發運如惠民河廣
濟河雖嘗立官然不如兩處之重此宋朝之大略如此

然而宋所謂歲漕六百萬石專倚辦江淮其所謂三門
白波之類非大農仰給之所惟是江淮最重在祖宗時
陸路之粟至真州入轉船倉自真方入船即下貯發運
司入汴方至京師諸州回船却自真州請鹽散於諸州
諸州雖有費亦有鹽以償之此是宋朝良法凡以江淮
往來遲速必視風勢本朝發運使相風旗有官專主管
相風旗合則無罪如不合便是奸弊大船之遲速何故
以風為旗蓋緣風動四方萬里只是一等所以使得相

風旗真州便是唐時楊子江後來宋朝改號曰真州運法未壞諸州船只到真州請鹽回其次入汴入京師後來發運歲漕船謂之發運官船與諸州載米發運申明汴船不出江諸州又自造船雖有此約束諸州船終不應副因此漕法漸壞惟發綱發運未罷及蔡京為相不學無術不能明考祖宗立法深意遂廢改鹽法置直達法無水處不如此且時奸吏多雖有漕運之官不過催督起發其官亦有名而無實大抵用官船逐處漕運時

便都無奸計若用直達法經涉歲月長遠故得為奸所費甚多東南入京之粟亦少故太倉之粟少似東南蓄積發運有名無實此名亂之道也宋朝漕運之法壞自

蔡京東京發遣本原大畧如此文

東萊

漕法

唐制凡陸行之程馬日七十里步及驢五十里車三十里水行之程舟之重者泝河日三十里江四十里餘水四十五里空舟泝河四十里江五十里餘水六十里沿

流之舟即輕重同制河日一百五十里江一百里餘水七十里

漕數

漢初歲不過數十萬石武帝時度四百萬石唐初不過二十萬石太宗時河南陝運一百八十萬石開元中崔希逸歲運百八十萬石天寶中每歲水陸二百五十萬石代宗時劉晏歲百一十萬石劉晏後浸減至李巽乃復如晏之多後漕益少江淮米至渭橋纔二

十萬斛通典

宋太平興國始制汴河歲運江淮杭米二百萬石豆百萬石

大中祥符初七百萬石此最登之數也 天禧末諸州水運上供金帛繙錢二十二萬一千餘貫兩端疋珠寶香藥三十七萬五千餘斤

太宗時歲漕江浙米四百萬石 景德三年上供六百萬石永為定制用發運李溥之請也至天聖四年或增

置六百五十是歲以吳耀卿言詔減五十萬石

漕費

秦三十鍾致一石

漢武伐西南夷率十餘鍾致一石

唐都長安初漕租米至東都輸含嘉倉以車或駁陸運至陝而水行來遠多風波覆溺之患其失常十七八率一斛而得八斗為成勞而陸運至陝率兩斛計庸錢千又玄宗時所出水陸之直增以函脚營窖之名民間

傳言用斗錢運斗米

漕運得人

唐有裴耀卿劉晏韓滉

宋范旻為淮南轉運使太宗謂曰江淮之間輦運相繼實我倉廩卿之功也旻曰唐貞元中江淮輸米纔十萬石今每歲輦運倍於貞元上曰知卿有功覽要三司張方平畫漕運十四策富弼讀於上前漏盡十刻上太息稱善悉如所啟施行弼退謂方平曰自慶歷以來公論

食貨詳矣朝廷每有損益必以公奏議為本其後未暮年而京師有五年之蓄

宋朝置官

宋置淮南浙江湖路都大發運使副使都監以朝官以上或諸司使充至道元年兩浙發運使始於淮南創值解三年罷發運使自後並以淮南轉運使領其務景祐元年罷江淮發運使五年復置會要

羣書考索後集卷五十五